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八十五

　　　八十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宋書卷八十五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四十五

謝莊 王景文

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及長韶令美容儀太祖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初為

始興王濬後軍法曹行參軍轉太子舍人廬陵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人廬陵王紹南中郎諮議參軍又轉隨王誕後軍諮議並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别郡殊合之則寓內為一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虜遣尚書李孝伯来使與鎮軍長史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䳇普詔羣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

作賦畢齎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隐其賦元凶弑立轉司徒左長史世祖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治宣布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啓事密詣世祖曰賊劭自絶於天裂冠毁冕窮弑極逆開闢未聞四海泣血幽明同憤奉三月二十七日檄聖迹昭然伏讀感慶天祚王室叡哲重光殿下文明在嶽神武居陝肅將乾威龔行天罰滌社稷之仇雪華夷之恥使弛墜之構更獲締造垢

辱之貺復得明目伏承所命柳元景司馬文恭宗慤沈慶之等精甲十萬巳次近道殿下親董鋭旅授律繼進荆鄢之師岷漢之衆舳艫萬里旌旆虧天九土冥符羣后畢㑹今獨夫醜類曾不盈旅自相暴殄省闥横流百僚屏氣道路以目檄至輒布之京邑朝野同欣里頌塗歌室家相慶莫不望景聳魂瞻雲佇足先帝以日月之光照臨區寓風澤所漸無幽不洽況下官世荷寵靈叨恩踰量謝病私門幸免虎口雖志在投報其路無由令

大軍近次永清無遠欣悲踴躍不知所裁世祖踐阼除侍中時索虜求通互市上詔羣臣博議莊議曰臣愚以爲獯獫棄義唯利是視關市之請或以覘國順之示弱無明柔遠距而觀釁有足表彊且漢文和親豈止彭陽之寇武帝修約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則經畧不足則閉關何爲屈冠帶之邦通引弓之俗樹無益之軌招塵黷之風交易爽議既應深杜和約詭論尤宜固絶臣庸管多蔽豈識國儀恩誘降逮敢不披盡時驃騎將軍竟

陵王誕當為荆州徵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克日下船莊以丞相既無入志驃騎發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於事不便世祖乃申誕發日義宣竟亦不下上始踐阼欲宣弘風則下節儉詔書事在孝武本紀莊慮此制不行又言曰詔云貴戚競利興貨廛肆者悉皆禁制此實允愜民聽其中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法申恩便為令有所屈此處分伏願深思無緣明詔既下而聲實乖爽臣愚謂大臣在

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拔葵去織實宜深弘孝建元年遷左衛將軍初世祖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劒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别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說當時以為知言于時挼才路陿乃上表曰臣聞功照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鄰國豈徒祕璧之貴故詩稱殄悴𧫷述榮懷用能道臻無積化至恭已伏惟陛下膺慶集圖締寓開縣夕爽與選政昃旦調風采言厮輿觀

謡仄遠斯實辰陷告平頌聲方製臣竊惟隆陂所漸治亂之由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為寶虞典以則哲為難進選之軌既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必欲崇本康務庇民濟俗匪更惉懘奚取九成升歴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於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産七隩愚之所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

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滞器其可得乎

昔公叔與僎同升管仲取臣於盜趙文非親士踈嗣祁

奚豈諂雠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

牒且自古任薦賞罰弘明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

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臼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敎

進陳湯而坐以褫爵此先事之盛准亦後王之㒽鑒如

臣愚見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

任得其才擄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

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慭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是歸守宰故黄霸治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寵今莅民之職自非公私必應代換者宜遵六年之制進獲章明庸墮退得民不勤擾如此則下無浮謬之慭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風載泰樵薪之歌克昌臣生屬亨路身漸鴻猷遂得奉詔左右陳愚於側敢露芻言懼氛恒典有詔莊表如此可付外詳議事

不行其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
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曰下官凡人非有達槪異識俗
外之志實因羸疾常恐奄忽故少来無意於人間豈當
有心於崇達耶頃年乘事回薄遂果饕非次既足貽誚
明時又亦取愧朋友前以聖道初開未遑引退及此諸
夏事寧方陳微請款志未伸仍荷今授被恩之始具披
寸心非惟在已知尤實懼塵穢彝序禀生多病天下所
悉兩脅癖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至一惡

痛来逼心氣餘如綖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惙惙常如行尸恒居死病而不復道者豈是疾痊直以荷恩深重思答殊施牽課尫瘵以綜所忝眼患五月来便不復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日晝夜惛懵為此不復得朝謁諸王慶弔親舊唯被勑見不容停耳此段不堪見賔已數十日持此苦生而使銓綜九流應對無方之詐實由聖慈罔已然當之信自苦劇若才堪事任而體氣休健承寵異之遇處自效之塗豈苟欲思閑辭事耶家素貧獘

宅舍未立兒息不免麤糲而安之若命寧復是能忘微祿正以復有切於此處故無復他顧耳今之所希唯在小閑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己不能不重屢經披請未蒙哀恕良由誠淺辭訥不足上感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見聖世就其中煎懷若此實在可矜前時曾啓願三吳敕旨云都不須復議外出莫非過恩然亦是下官生運不應見一閑逸今不敢復言此

當付之来生耳但得保餘年無復物務少得養痾此便是志願永畢在衡門下有所懷動止必聞亦無假居職患於不能裨補萬一耳識淺才常羸疾如此孤負主上擢授之恩私心實自哀愧入年便當更申前請以死自固但庸近所訴恐未能仰徹公恩盼弘深粗照誠懇願侍坐言次賜垂拯助則苦誠至心庶獲哀允若不蒙降祐下官當於何希冀邪仰憑慜察願不垂恡三年坐辭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為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臣

聞明慎用刑厥存姫典哀矜折獄寶暉呂命罪疑從輕
既前王之格範寜失弗經亦列聖之恒訓用能化致升
平道臻恭已逮漢文傷不辜之罰除相坐之令孝宣倍
深文之吏立鞫訊之法當是時也號令刑存陛下踐位
親臨聽訟億兆相賀以為無寃民矣而比囹圄未虛頌
聲尚缺臣竊謂五聽之慈弗宣於宰物三宥之澤未洽
於民謡頃年軍旅餘弊刼掠猶繁監司計獲多非其實
或規免咎不慮國患楚對之下鮮不誣濫身遭鈇鑕之

誅家嬰孥戮之痛比伍同閈莫不及罪是則一人罰謬坐者數十昔齊女告天臨淄臺殞孝婦寃戮東海愆陽此皆符變靈祇初感景緯臣近兼訊見重囚八人旋觀其初死有餘罪詳察其理實並無辜恐此等不少誠可怵惕也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覈辯必收聲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

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庶鬻棺之謗輟歎於終古兩造之察流詠於方今臣學闇申韓才寡治術輕陳庸管懼乖國憲上時親覽朝政常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三年下詔曰八柄馭下以爵為先九德咸事政典居首銓衡治樞興替攸寄頃世以來轉失厥序徒秉國鈞終貽權謗今南北多士勲勤彌積物情善否實繫斯任官人之詠維聖克允則哲

之美粤帝所難加澆季在俗讓議成風以一人之識當羣品之誚望沈浮自得庸可致乎吏部尚書可依郎分置并詳省閑曹又别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分選詔旦出在朝論者亦有同異誠知循常甚易改舊生疑但吏部尚書由来與録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辦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前述宣先旨敬從来奏省録作則永貽後昆自此選舉之要唯由元凱一人若通塞乖衷而訴違者尠且遑令與物理至隔閡前王盛主猶或

難之況在寡闇尤見其短又選官裁病即嗟誚滿道人之四體會盈有虛旬日之間便至怨詈況實有假託不由寢頓者耶一詣不前貧苦交困則兩違致患互不相體校之以實並有可哀若職置二人則無此弊兼選曹樞要歷代斯重人經此職便成貴塗巳心外議咸不自限故范曄魯爽舉兵滅門以此言之實由榮厚勢驅殷繁所至設可擬議此授唯有數人本積歲月稍加引進而理無前期多生慮表或嬰艱抱疾事至回移官人之

任決不可闕一来一去向人已周非有黜責已貴難賤既成妨長寘之無所感衰遞襲便是一段世臣相處之方臣主生疑所以彌覺此職宜在降階監令端右足處時望無人則闕畢於九流今但直銓選部有減前資物情好猜横立别觧本旨向意終不外宣唯有從郎分置視聽自改選既輕先民情已變有堪其任大展遷回兼常之宜以時稍進本職非復重官可得不須帶帖數過居之盡無詒怪自中分判揚于時便有意於此正詃改

革不少容生駭慼爾来多年欲至歳下處分會何偃致故應有親人故近因此施行本意詺文不得委悉故復紙墨具陳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顗之並補選職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詺羣臣為賦莊所上其詞曰天子馭三光總萬寓挹雲經之留憲裁河書之遺矩是以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符瑞之慶咸屬榮懷之應必躔月晷呈祥乾維效氣賦景河房承靈天駟陵原郊而漸影躍采淵而泳

質辭水空而南僳去輪臺而東洎乗玉塞而歸寳奄芝
庭而獻祕及其養安騏校進駕龍涓輝大馭於國皂貢
上襄於帝閑超益野而踰縁地軼蘭池而轢紫燕五王
晦其術十氏懵其玄東門豈彧狀西河不能傳既秣芭
以均性又佩蘅以崇躅卷雄神於綺文蓄奔容於帷燭
蘊𥳑雲之銳景戢追電之逸足方疊鎔於丹縞亦睽規
於朱駮觀其雙壁應範三封中圖玄骨滿燕室虛陽理
竟潛策紆汗飛赭沫流朱至於肆夏已升釆齊既薦始

徘徊而龍俛終沃若而鸞盼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驚箭寫秦坰之彌塵狀吳門之曳練窮虞廷之蹈蹀究遺野之環袨若夫蹠實之態未卷凌遽之氣方攄歷岱野而過碣石跨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西坂夕歸風於北都尋瓊宮於倏瞬望銀臺於須臾若乃日宣重光德星昭衍國稱梁岱佇蹕史言壇場望踐鄗上之瑞彰江間之禎闡禁鏡之運既臻會昌之歷已辨感五繇之程符鑒羣后之薦典聖主將有事於東嶽禮也於是順

斗極乘次躔戒懸日於昭旦命月題於上年騑騑翼翼泛修風而浮慶煙肅肅雍雍引八神而詔九仙下齊郊而掩配林集蠃里而降祊田蒲軒次巘瑄壁承瘞金檢兹發玉牒斯刊盛節之義洽升中之禮殫億兆忻精祇歡聆萬歲於曽岫燭神光於紫壇是以拏轅之蹈撫埃之舞相與而歌曰聳朝蓋兮泛晨霞靈之來兮雲漢華山有壽兮松有茂祚神極兮貺皇家然後悟聖朝之績號慶榮之烈比盛乎天地爭明乎日月茂實冠於胥庭

鴻名邁於勛發業底於告成道臻乎報謁巍巍乎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為侍中領前軍將軍于時世祖出行夜還勑開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耶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遊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歸容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改領游擊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晉安王子勛征虜長

史廣陵太守加冠軍將軍改為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將軍如故六年又為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奇免官事在顏師伯傳時北中郎將新安王子鸞有盛寵欲令招引才望乃使子鸞板莊為長史府尋進號撫軍仍除長史臨淮太守未拜又除吳郡太守莊多疾不樂去京師復除前職前廢帝即位以為金紫光禄大夫初世祖寵姬殷貴妃薨莊為誄云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宫銜之至是遣人

詰責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頗知有東宮不將誅之或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為深困莊少長富貴今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救之未晚也帝然其言繫於左尚方太宗定亂得出及即位以莊為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尋陽王師頃之轉中書令常侍王師如故尋加金紫光禄大夫給親信二十人本官並如故泰始二年卒時年四十六追贈右光禄大夫常侍如故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

行於世長子颺晉平太守女為順帝皇后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王景文琅邪臨沂人也名與明帝諱同祖穆臨海太守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高祖甚重之常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智在焉它日穆之白高祖曰伐國重事也公云何乃使王智知高祖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為太尉咨議參軍從征長安留為桂陽公義真安西將軍司馬天水太守還

為宋國五兵尚書晉陵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父僧朗亦以謹實見知元嘉中為侍中勤於朝直未嘗違惰太祖嘉之以為湘州刺史世祖大明末為尚書左僕射太宗初以后父為特進左光禄大夫又進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加侍中特進尋薨追贈開府謚曰元公景文出繼智幼為從叔球所知美風姿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太祖甚相欽重故為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與太宗同高祖第五女新安

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絶當以適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起家太子太傅主簿轉太子舍人襲爵建陵子出為江夏王義恭始興王濬征北後軍二府主簿武陵王文學世祖撫軍記室參軍南廣平太守轉諮議參軍仍度安北鎮軍府出為宣城太守元凶弑立以為黄門侍郎未及就世祖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款以父在都邑不獲致身及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除南平王鑠司空長史不拜出為東陽太守入為御史中丞秘書監領

越騎校尉不拜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顗俱南北之望並以補之尋復為左長史坐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大明二年復為祕書監太子右衛率侍中五年出為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内史行郢州事又徵為侍中領射聲校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右衛如故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蒱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尋復為侍中領中庶子未拜前廢帝嗣位徙祕

書監侍中如故以父老自解出為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輔國將軍南平太守永光初為吏部尚書景和元年遷右僕射太宗即位加領左衛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仗士三十人入六門諸將咸云平殄小賊易於拾遺景文曰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乎諸軍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為不可勝乃制勝之術耳尋遷丹陽尹僕射如故遭父憂起為冠軍將軍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射改授散騎常侍中書令中軍將軍尹如故又辭

不拜仍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豫州之新蔡晉熙三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讓常侍服闋乃受太宗翦除暴主又平四方欲引朝望以佐大業乃下詔曰夫良圖宣國賞崇彜命殊績顯朝策勳王府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景文風度淹粹理懷清暢體兼望實誠備夷岨寳歷方啓密贊義機妖徒干紀預毗廟畧宜登茅社永傳厥祚朕澄氛寧樞實資多士疏爵疇庸寔膺嶽列尚書右僕射領衛尉興宗識懷詳正

思局通敏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淵器情閑茂風業韶遠並謀參軍政績亮時艱拓宇開邑寔允勲典景文可封江安縣侯食邑八百戸興宗可始昌縣伯淵可南城縣伯食邑五百戸景文固讓不許乃受五百戸進號鎮南將軍尋給鼓吹一部後以江州當徙鎮南昌領豫章太守餘如故州不果遷頃之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常侍如故不顧還朝求為湘州刺史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己景文與上

幸臣王道龍書曰吾雖寡於行已庶不負心既愧殊效
誓不上欺明主竊聞有為其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
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平理唯乞平心精檢若
此言不虛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賜思
罔昧之由吾踰忝轉深足以致謗念此驚懼何能自測
區區所懷不願望風容貸吾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
故以密白想為申啓景文屢辭内授上手詔譬之曰尚
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正可

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賛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内又不得不用驃騎陝西任要由来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三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来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更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懐非聊爾也固辭詹事徙領中書令常侍僕

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故
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淵宣旨以古
来比例六事詰難之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
並小上稍為身後之計諸将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
不能奉幼主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
又疑其将来難信乃自為謡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
殺人一士王字弓長張字也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
州曰臣凡猥下劣方圜無算特逢聖私頻叨不次乘非

其任理宜覆折雖加恭謹無補横至夙夜𤓰戰無地容處六月中得臣外甥女𢽾恆妻綦疏欲令其兒啟聞乞禄求臣署入云凡外人通啓先經臣署于時驚怖即欲封疏上陳更思此家落漠庶非通謗且廣聽察幸無復所聞此日忽得兖州都送迎西曹觧季遜板云是臣屬既不識此人即問郗顒方知虚託此十七日晚得征南參軍事謝儼口信云臣使人畧奪其婢臣遣李武之問儼元由荅云使人謬誤誤之與實雖所不知聞此之日

唯有憂駭臣之所知便有此三變臣所不覺尤不可思
若守爵散輩寧當招此誠由闇拙非復可防自竊州任
條已七月無德而祿其殃將至且傅職清峻亢禮儲極
以臣凡走豈可暫安荷恩懼罪不敢執固焦魂褫氣憂
廹失常況臣髮醜人羣病絕力効殲朝黜列顧無與等
獨息易駭慙懼難持伏願薄田矜愍全臣身計大夫之
俸足以自周久懷欣羨未敢干請仰希慈宥照臣欵誠
上詔荅曰去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看選

牒署竟請敕施行此非密事外間不容都不聞然傳事好訛由來常患殷恆妻匹婦耳閨閤之内傳聞事復作一兩倍落漠無謂卿是親故希卿署不必云選事獨闗卿也恆妻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可駭異且舉元薦凱咸由疇諮可謂唐堯不明下干其政耶悠悠好詐貴人及在事者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作其屬託貴人及在事者永無由知非徒止於京師乃至州郡縣中或有詐作書疏灼然有文迹者諸舍人右丞輩及

親近驅使人慮有作其名載禁物求停檢校彊賣猥物
興官仍求交直或屬人求乞州郡資禮希躅呼召及虜
發船車並啓班下在所有即駐錄但卿貴人不容有此
啟由来有是何故獨驚之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
之世巢徐二載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顔師伯白衣僕
射橫行尚書中令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
粲粲還為令居之不疑令既省錄令便居昔之錄任置
省事及幹童並依錄格粲作令来亦不異為僕射人情

向槩淡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兢理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槩也想卿虛心受榮而不為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雁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瘁於踐蹋高涯之脩幹與深谷之淺條存止之要巨細一揆耳晉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

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已然為教者每誡貴不誡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在懷泰則觸人改容不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絓數死於溝瀆死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以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應卑慎為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

先正是依倚於理言可行而為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為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為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語人云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與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縣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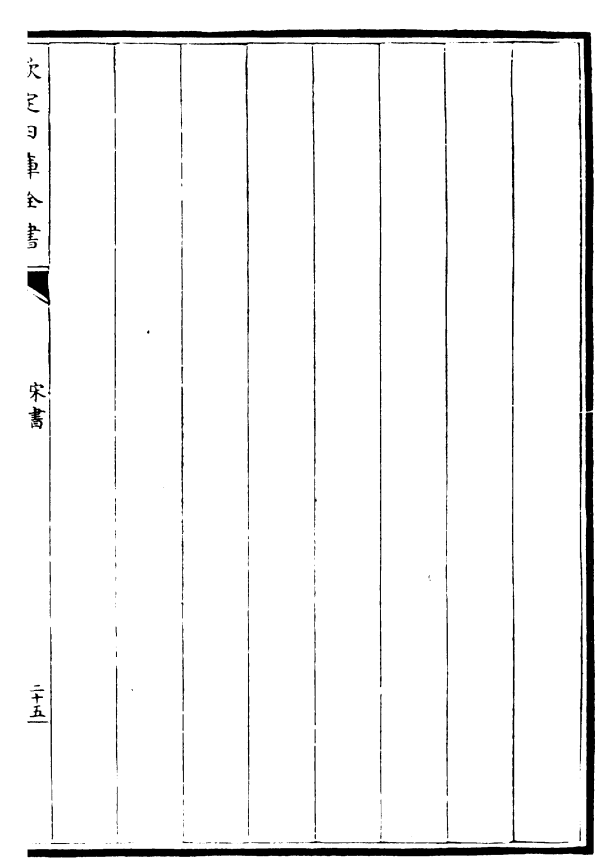
值義嘉染罪金木纒身性命幾絶卿耳眼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耶時上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為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彊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為純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乃遣使送藥賜景文死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死時年六十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中書監刺史如故謚曰懿侯長子絢字長素年七歲讀論語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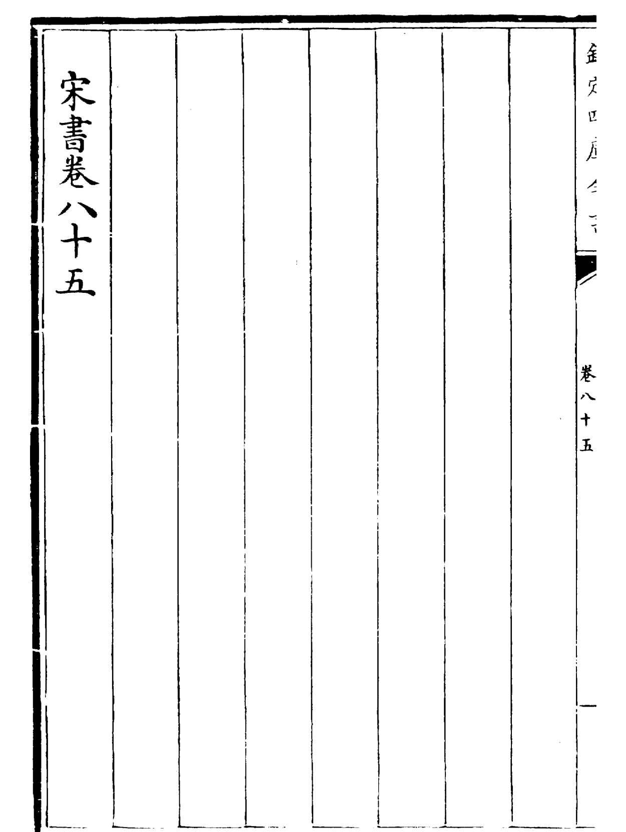
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即答曰草翁風必偃少以敏恵見知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秘書丞年二十四先景文卒謚曰恭世子子婼襲封齊受禪國除景文兄子蘊字彦深父楷太中大夫人才凡劣故蘊不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慨家貧為廣德令會太宗初即位四方叛逆蘊遂感激為將假寧朔將軍建安王休仁司徒參軍令如故景文甚不悅語之曰阿益汝必破我門户阿益者蘊小字也事寧封吉陽縣男食邑三

百戸為中書黄門郎晉陵義興太守所莅並貪縱在義興應見收治以太后故止免官廢帝元徽初復為黄門郎東陽太守未之郡值桂陽王休範逼京邑蘊領兵於朱雀門戰敗被創事平除侍中出為寧朔將軍湘州刺史蘊輕躁薄於行業時沈攸之為荆州刺史密有異志蘊與之結厚及齊王輔朝政蘊攸之便連謀為亂會遭母憂還都停巴陵十餘日更與攸之成謀時齊王世子為郢州行事蘊至郢州謂世子必下慰之欲因此為變

據夏口與荆州連横世子覺其意稱疾不往又嚴兵自衛藴計不得行乃下及攸之為逆藴密與司徒袁粲等結謀事在粲傳事敗走鬭場追禽斬於秣陵市景文弟子孚大明末為海鹽令泰始初天下反叛唯孚獨不同逆官至司徒記室參軍

史臣曰王景文弱年立譽聲芳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羣公方驂並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庚元規之讓中書令義在此乎





宋書卷八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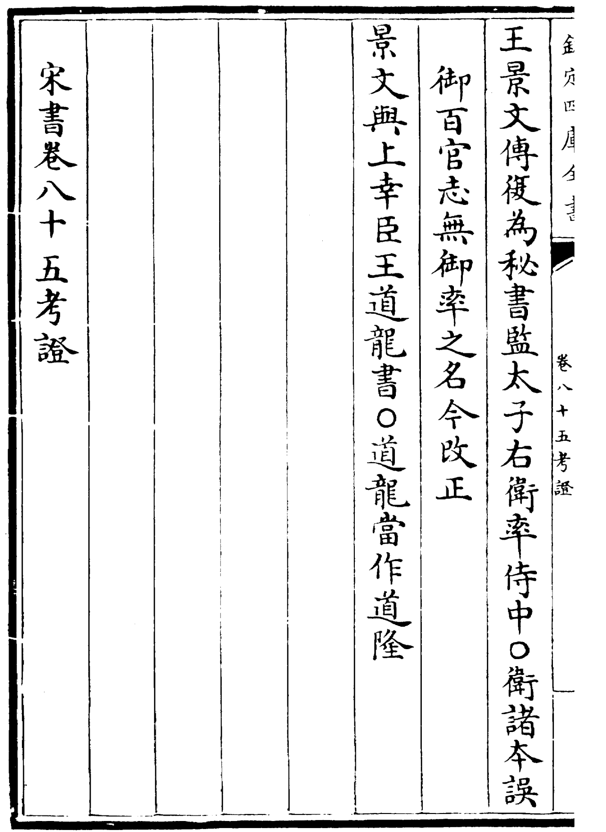
宋書卷八十五考證

謝莊傳孝伯訪問莊及王㣲○本書及南史皆有王微傳無王㣲傳㣲字疑即微字之訛然微卒于元嘉二年而李孝伯與張暢荅問事在元嘉二十七年豈王㣲又别一人耶

吸吸㩴㩴常如行尸○吸吸南史岋岋

當是時也號令刑存○諸本及謝莊集並同刑字疑誤

辭水空而南傃○謝莊本集空作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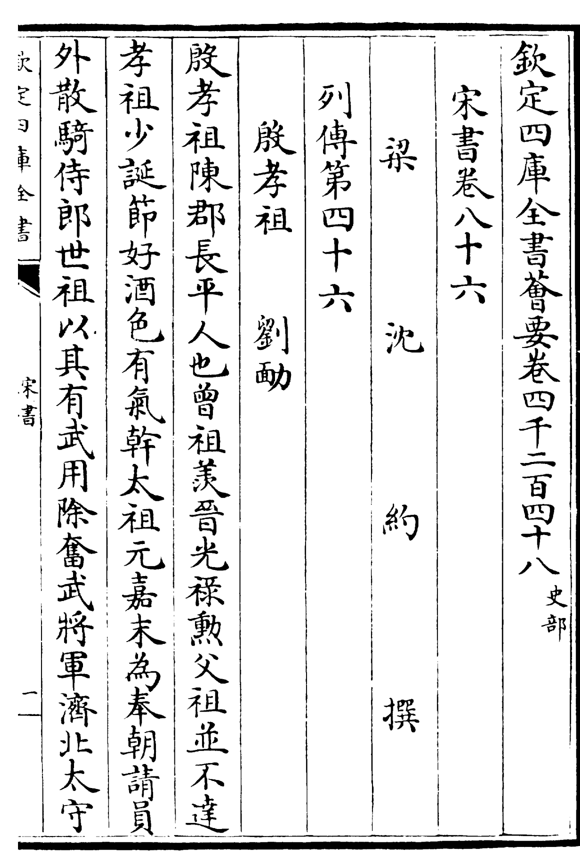


王景文傳復為秘書監太子右衛率侍中○衛諸本誤

御百官志無御率之名今改正

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龍書○道龍當作道隆

宋書卷八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四十八 史部

宋書卷八十六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四十六

殷孝祖 劉勔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勲父祖並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太祖元嘉末為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世祖以其有武用除奮武將軍濟北太守

入為積射將軍大明初索虜寇青州上遣孝祖北援受刺史顔師伯節度累與虜戰頻大破之事在師伯傳還授太子旅賁中郎將加龍驤將軍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孝祖隸沈慶之攻誕又有戰功還西陽王子尚撫軍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出為盱眙太守將軍如故還為虎賁中郎將仍除寧朔將軍陽平東平二郡太守又還濟南南郡將軍如故前廢帝景和元年以本號督兖州諸軍事兖州刺史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

徙參軍頴川葛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
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逕僧韶間行得
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
主上聖徳天挺神武在躬曽不浹辰夷凶翦暴更造天
地未足為言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
泰平之隆非旦則夕而羣小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
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
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

節成名若便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幷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叛義興賊垂至延陵内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傖楚壯士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假節督前鋒諸軍士遣向虎檻拒對南賊御仗先有諸葛亮筩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

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凌轢諸將臺
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並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
莫樂為用進使持節都督兖州青兾幽四州諸軍事撫
軍將軍刺史如故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統
王玄謨别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
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随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
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士攅射
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為矢所中死時年五十二追贈

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持節都督如故封秭歸縣侯食邑千戸四年追改封建安縣謚曰忠侯孝祖子悉爲薛安都所殺以從兄子慧達繼封齊受禪國除

劉勔字伯猷彭城人也祖懷義始興太守父頴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征林邑遇疾卒勔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爲廣州增城令廣州刺史劉道錫引爲揚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道錫遣勔奉使詣京都太祖引見之酬對稱旨除寧遠將軍綏遠太守元嘉末蕭

簡據廣州為亂勔起義討之燒其南門廣州刺史宗慤
又令為府軍主簿以功封大亭侯除員外散騎侍郎孝
建初荆江反叛宗慤以勔行寧朔將軍湘東內史領軍
出安陸會事平以本號為晉康太守又徙鬱林太守大
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為寧朔司馬竟陵王誕
據廣陵為逆勔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
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入直閤先是費沈伐陳
檀不克乃除勔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勔既至

率軍進討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幷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還除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遭母憂不拜前廢帝即位起為振威將軍屯騎校尉入直閤太宗即位加寧朔將軍校尉如故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逆四方響應勔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徵勔還都假輔國將軍率衆討琰甲仗三十人入六門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餘如故破琰將劉順於宛唐杜叔寶於橫塘事在琰傳除輔

國將軍山陽王休祐驃騎諮議參軍梁郡太守假節不拜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薛道摽龐孟虯並向壽陽勔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為眾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勔所自乘馬諸將帥並忿廣之叨冒勸勔以法裁之勔歡笑即時解馬與廣之復除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拜及琰開門請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毫無所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百姓生為立碑改督益

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不拜還京都拜太子左衛率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琰初求救索虜虜大衆屯據汝南泰始三年以勔為征虜將軍督西討前鋒諸軍事假節置佐本官如故先是常珍奇據汝南與琰為逆琰降因據戍降虜事在琰傳至是引虜西河公長社公攻圍輔國將軍汝陰太守張景遠景遠與軍主楊文萇拒擊大破之景遠尋病卒太宗嘉其功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追封含洭縣男食邑三百戶以

文蒨代為汝陰太守除勔右衛將軍仍以為使持節都督豫司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四年除侍中領射聲校尉又不受進號右將軍其年虜遣汝陽司馬趙懷仁步騎五百寇武津縣勔遣龍驤將軍曲元德輕兵進討虜衆驚散虜子都公閼于拔又率三百人防運車闕千兩於汝陽臺東水上結營元德單騎直入斬拔首因進攻汝陽臺即陷外壘獲車一千三百乘斬首一百五十級勔又使司徒參軍孫臺瓘督弋陽

以西會虜寇義陽臺瓘大破之虜上其北豫州租有車
二千兩動掐荒人邀擊於許昌虜衆奔散焚燒米穀淮
西人賈元友上書太宗勸北攻懸瓠可收陳郡南頓汝
南新蔡四郡之地上以其所陳示勔使具條荅勔對曰
元友稱虜主幼弱姦偽競起内外規亂天亡有期臣以
為獯醜侵縱乘藉王境盤據州郡百姓殘亾去冬衆軍
失耕今春連城圍逼國家復境之畧實有不遑滅虜未
及元友又云有七千餘家穀米豐積可供二萬人數年

資儲臣又以為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既理不容有恐事難稱言元友又云虜於懸瓠開驛保虜已先據若不足恃此不須闕俱是攻城便應先圖懸瓠何更越先取鄢以受腹背之災且七千餘家豐積而虜猶當遠運為粮是威不制民民非異計元友又云虜欲水陸運糧以救軍命可襲之機在於今日臣又以為開立驛道據守堅城觀其形候不似慼弱可乘之機恐為難驗元友又云四郡民人遭虜二

十七年之毒皆欲雪讎報恥伏待朝威臣又以為垣式寶等受國重恩今猶驅略車營翻還就賊葢是戀本之情深非報怨之宜何可輕試元友又云請勑荆雍兩州遣三千精兵從義陽依西山北下直據鄖城臣又以為鄖城是賊驛路要戍且經蠻接嶮數百里中裹糧潛進方出平地攻賊堅城自古名將未有能以此濟者假其尅捷不知足南抗懸瓠北捍長社與不且賊擁據數城水陸通便而令使官以二千斷其資運於事為難元友

又云虜圍逼汝陰遊魂二歲為張景遠所挫不敢渡淮
臣又以為景遠兵力寡弱不能自固遠遣救援方得少
尅今定是為賊所畏不景遠前所摧傷裁至數百虜步
騎四萬猶不敢前而今必勸國家以輕兵遠討指掌可
克言理相背莫復過此元友又云龍山雉水魯奴王景
直等並受朝爵馬步萬餘進討之宜唯須勅命臣以為
魯奴與虜交關彌歷年世去歲送誠朝廷誓欲立功自
蒙榮爵便即逃遁殊類姦猾豈易闇期兼王景直是一

亡命部曲不過數十人既不可言又未足恃萬餘之言似不近實元友又云四郡恨怨此非類車營連結廢田二載生業已盡賊無所資糧儲已罄斷其運道最是要略臣又以斷運須兵兵應資食而當此過懸緬二百里中使兵食兼足何處求辦臣竊尋元嘉以來偷荒遠人多干國議負儋歸闕皆勸討虜魯奭誕說實挫國威徒失兵力虛費金寶凡此之徒每規近說從來信納皆詒後悔界上之人唯視彊弱王師至境必壺漿候塗裁見

退軍便抄截蜂起首領回師何嘗不為河畔所弊太宗納之元友議遂寢劭與常珍奇書勸令反虜珍奇乃與子超越羽林監式寶於譙殺虜子都公費拔等凡三千餘人劭馳驛以聞太宗大喜以珍奇為使持節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平北将軍司州刺史汝南新蔡縣侯食邑千戶超越輔國将軍北豫州刺史頴川汝陽闕三郡太守安陽縣男式寶輔國将軍陳南頓二郡太守真陽縣男食邑三百戶珍奇為虜所攻引軍南出虜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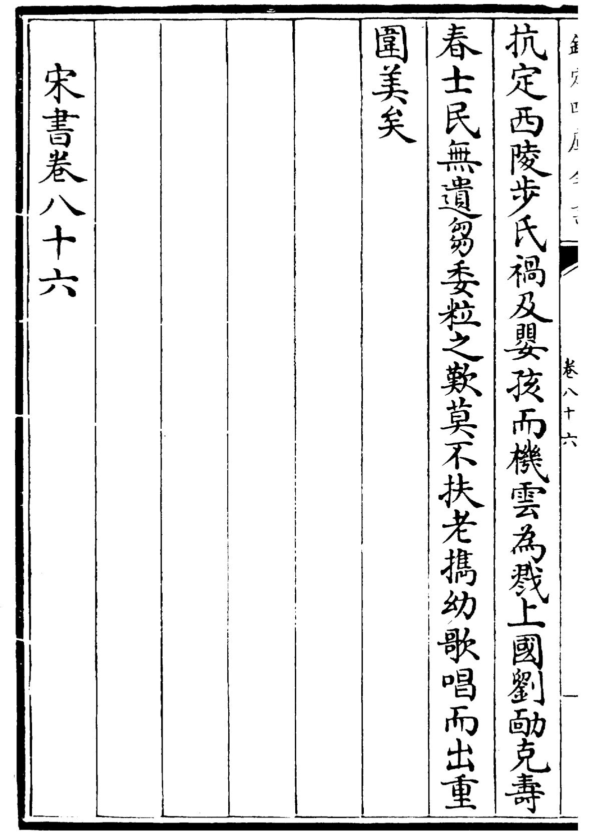
擊破之珍奇走依山得至壽陽超越式寶為人所殺五年汝陰太守楊文萇又頻破虜於荆亭及戍西詔進勔號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不拜其年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勔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求東陽郡上以勔啓徧示朝臣自尚書僕射袁粲以下莫不稱贊咸謂宜許上曰巴陵建平二王並有獨往之志若世道寧晏皆當申其所請勔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棲息聚石蓄水彷彿邱中朝士愛素者多往游之六年改常侍為侍中其

年南兖州刺史齊王出鎮淮陰以勔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兖青冀闕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侍中中領軍如故出鎮廣陵固辭侍中軍號許之以為假平北將軍七年解都督假號并節太宗臨崩顧命以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得免桂陽王休範為亂奄至京邑加勔使持節領軍置佐

史鎮扞石頭既而賊衆乇朱雀航南右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勔勔至命閉航道隆不聽催勔渡航進戰率所領於杭南戰敗臨陳死之時年五十七事平詔曰夫義實天經忠惟人則篆素流采金石宣煇自非識洞情靈理感生極豈有捐軀衛主舍命匡朝者哉故持節鎮軍將軍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鄱陽縣開國侯勔思懐亮粹體業淹明弘勲樹績譽洽華野綢繆顧託契闊乇夷方倚謀猷翌康帝道逆蕃扇禍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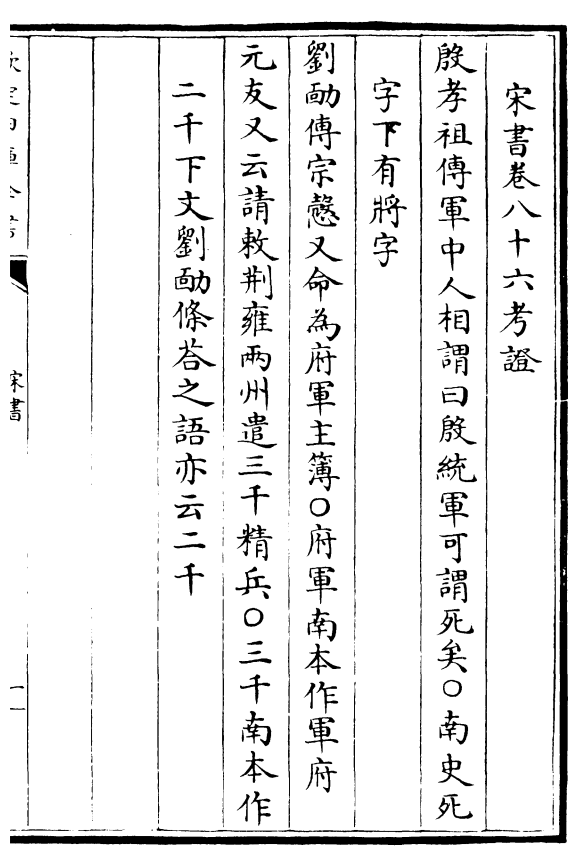
擾京甸援桴誓旅奉律行師身與事滅名隨操遠朕用傷悼震慟于厥心昔王允秉誠卞壺峻節均風往德歸茂先軌泉途就永窆逝無追思崇嶽策式光惇史可贈散騎常侍司空本官侯如故謚曰忠昭公子悛嗣順帝昇明末為廣州刺史齊受禪國除勔弟敳大始中為寧朔將軍交州刺史於道遇病卒先有都鄉侯爵謚曰質侯

史臣曰吳漢平蜀城內流血霑踝而其後無聞於漢陸



抗定西陵步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為戮上國劉勔克壽春士民無遺匃委粒之歎莫不扶老攜幼歌唱而出重圍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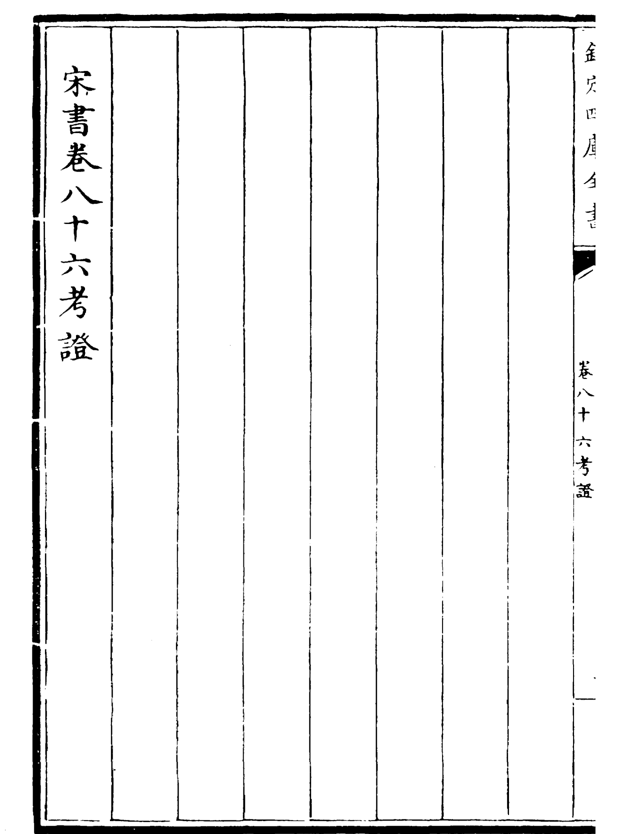
宋書卷八十六



宋書卷八十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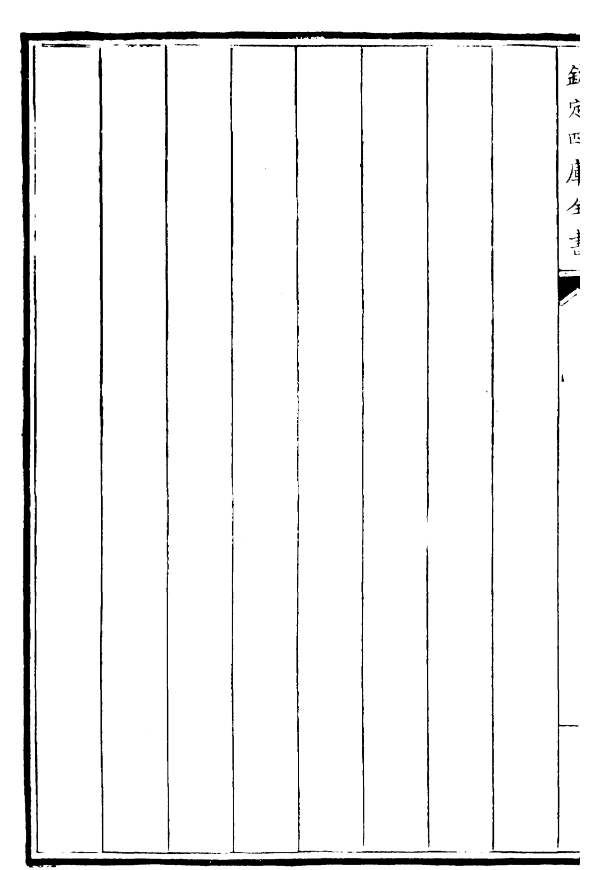
殷孝祖傳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南史死字下有將字

劉勔傳宗慤又命為府軍主簿○府軍南本作軍府元友又云請敕荆雍兩州遣三千精兵○三千南本作二千下文劉勔條答之語亦云二千



宋書卷八十六考證

謹案卷八十五第一頁後三行製木方丈刊本木訛本據毛本及南史改
第三頁後三行驃騎發便有期刊本便訛使據毛本及南史改
第十頁後六行有堪其任刊本堪訛甚據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劉　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八十七至九十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四十九 史部

宋書卷八十七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四十七

蕭惠開 殷琰

蕭惠開南蘭陵人征西將軍思話子也初名慧開後改慧為惠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為秘書郎著作並名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人多不同比

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禄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當應將迎時俗緝外内之歡如汝自業將無小傷多異以取天下之疾患耶惠開曰人間宜相緝和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耻見作凡人畫龍未成故遂至於多忤耳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轉尚書水部郎始興王濬征北府主簿南徐州治中從事史徙汝陰王友又為南徐州别駕中書侍郎江夏王義恭大將軍大司馬從事中郎孝建元年自太子

中庶子轉黄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積射將軍徐冲之事偃任遇甚隆恵開不為之屈偃怒使門下推彈之恵開乃上表解職曰陛下未照臣愚故引參近侍臣以職事非長故委能何偃凡諸當不不敢參議竊見積射將軍徐冲之為偃命所黜臣愚懐謂有可申故聊設微異偃恃恩使貴欲使人靡二情便訶脅主者手定文案割落臣議專載已辭雖天照廣臨竟未見察臣理違顔咫尺致兹壅濫則臣之受劾盖何足悲但不順侍中臣有

其咎當而行之不知何過且議之不允未有彈科省心揆天了知在宥臣不能謝愆右職改意重臣刺骨鑠金將在朝夕乞解所忝保拙私庭時偃寵方隆由此忤旨别勑有司以屬疾多免惠開官思話素恭謹操行與惠開不同常以其峻異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自歎曰兒子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重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為父起四寺南岸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

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盖鮮而兄弟甚多若使全闕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耻寺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由此國秩不復下均服除除司徒左長史大明二年出為海陵王休茂北中郎長史寧朔將軍襄陽太守行雍州州府事善於為政威行禁止襲封封陽縣侯還為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行吳郡事恵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世祖子發遣之資須應二千萬乃以為豫

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入為尚
書吏部郎不拜徙御史中丞世祖與劉秀之詔曰今以
蕭惠開為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服領巳自殊有所震
及在任百僚畏憚之八年入為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
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母
憂去職起為持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
二州刺史不行改督益寧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惠
開素有大意至蜀欲廣樹經畧善於述事對賓僚及士

人誂收牂牁越巂以為内地綏討蠻濮闢地徵租聞其言者以為大功可立太宗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又進平西將軍改督為都督晉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奉武文之靈兼荷世祖之眷今便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領二千人東下為巴東人任叔兒起義所邀欣壽敗沒陝口道不復通更遣州治中

程法度領三千人步出梁州又為氐賊楊僧嗣所斷先是惠開為治多任刑誅蜀土咸懷猜怨及聞欣壽沒法度又不得前晉原一部遂反於是諸郡悉應之並來圍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皆悉遣出子勛尋平蜀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惠開每遣軍出戰未嘗不捷前後所摧破殺傷不可勝計外衆逾合勝兵者十餘萬人時天下已平太宗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惠開弟惠基步道使蜀具宣朝旨惠基既至涪而蜀人

志在屠城不欲使王命遠達遏留惠基不聽進惠基率部曲破其渠帥馬興懷等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時太宗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為功更獎説蜀人於是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渠帥趙燕句文章等與寶首屯軍於上去成都六十里衆號二十萬人惠開欲遣擊之將佐咸曰攻破蜀賊誠不為難但慰勞使至未獲奉受而遣兵相距何以自明本心惠開曰今水陸四斷表啟路絶寶首

或相誣陷謂我不奉朝旨我之欲戰本在通使使若得通則誠心達矣乃作啓事具陳事情使腹心二人帶啓戒之曰須賊破路開便躍馬馳去遣永寧太守蕭惠訓別駕費欣業萬兵並進與戰大破之生禽寶首囚於成都縣獄所遣使至上使執送寶首除惠開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南郡太守不拜泰始四年還至京師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到希徽負蜀人債將百萬爲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徽共事不厚以爲隨其同上不能攜

接得還意恥之厩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徵償責其意趣不常皆如是先劉瑀為益州張說代之瑀去任凡所攜將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可為張說作西門客邪惠開自蜀還資財二千餘萬悉散施道路一無所留五年又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而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畧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已戒勒部下

蔡會稽部伍若借問慎不得荅惠開素嚴自下莫敢違犯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不知為誰遣人歷舫訊惠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荅者復為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太守如故六年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寺内所住齋前有繁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發病歐血吐如肝脪者甚多除巴陵王休若征西長史寧朔將軍南郡太守未

拜七年卒時年四十九子叡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弟並不睦惠基使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產弟惠明亦著嫌隙云

殷琰陳郡長平人也父道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少為太祖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初為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始興王濬後軍主簿出為鄱陽晉熙太守豫州治中從事史廬陵內史臧質反棄郡奔北皖琰性有計數欲進退保全故不還都邑事平坐繫尚方

頃之被宥除海陵王國郎中令不拜臨海王子頊為冠軍將軍吴興太守以琰為録事參軍行郡事復為豫州別駕太宰戸曹屬丹楊丞尚書左丞少府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行南豫州隨府轉右軍司馬又徙巴陵王休若左軍司馬前廢帝永光元年除黄門侍郎出為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仍行府州事太宗泰始元年以休祐為荆州欲以吏部郎張岱為豫州刺史會晉安王子勛反即以琰督豫司二州南豫

州之梁郡諸軍事建武將軍豫州刺史以西汝陰太守
龎道隆為琰長史殿中將軍劉順為司馬順勸琰同子
勛琰家累在京邑意欲奉順而士人前右軍參軍杜叔
寶前陳南頓二郡太守皇甫道烈道烈從弟前馬頭太
守景度前汝南頴川二郡太守龎天生前睢陽令夏侯
季子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門義不過數人無以
自立受制於叔寶等太宗遣冗從僕射柳倫領軍助驃
騎大將軍山陽王休祐又遣中兵參軍鄭瑗說琰令還

二人至即與叔寶合叔寶者杜坦之子旣土豪鄉望内外諸軍事並專之弋陽太守卜天生據郡同逆斷梁州獻馬得百餘匹邊城令宿僧護起義斬天生傳首京邑太宗嘉之以為龍驤將軍封建興縣侯食邑三百戸時綏戎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義於懸瓠收兵得千餘人袁顗遣信誘矜司馬汝南人常珍奇以金鈴為信珍奇即日斬矜送首詣顗顗以珍奇為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太宗追贈矜本官以義陽内史龎孟虯為司

州刺史領隨郡太守孟虯不受命起兵同子勛子勛名孟虯出尋陽而以孟虯子定光行義陽郡事太宗知琰逼迫士人事不獲已猶欲羇縻之以琰兄前中書郎瑗為司徒右長史子邈為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子勛遣使以琰為輔國將軍梁郡太守後又加豫州假節督南豫數郡杜叔寶求琰上佐龐道隆慮其為禍乃請奉表使尋陽琰即以叔寶為長史梁郡太守休祐步入朝家內猶分停壽陽琰資給供贍事盡豐厚二年正月太宗

遣輔國將軍劉勔率寧朔將軍呂安國西討休祐出鎮歷陽為諸軍総統時徐州刺史薛安都亦據彭城反募能生禽琰安都封千戶縣侯賜布絹各二千匹二月勔進軍小峴初合肥戍主南汝陰太守薛元寶委郡奔子勛前太守朱輔之據城歸順琰遣攻輔之輔之敗走琰以前右軍參軍裴季為南汝陰太守季又歸順太宗即而授之琰所用象縣令許道蓮亦率二百人歸降太宗以為馬頭太守三月上又遣寧朔將軍劉懷珍段僧愛

龍驤將軍姜産之馬步三軍助勔討琰義軍主黄回募江西楚人千餘斬子勛所置馬頭太守王廣元以回為龍驤將軍淮西人前奉朝請鄭墨率子弟部曲及淮右郡起義於陳郡城有衆一萬太宗以為司州刺史後虜寇淮西戰敗見殺追贈冠軍將軍是月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去壽陽三百里勔率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在道遇雨旦始至壘壍未立順欲擊之時琰所遣諸軍並受節度而以皇甫道

烈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甲微不宜統督唯二軍不受命至是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既而勔營壘漸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四月勔錄事參軍王起前部賊曹參軍甄澹等五人委勔奔順順因此出軍攻勔順幢主樊僧整與臺馬軍主驃騎中兵參軍段僧愛交矟鬭僧整刺僧愛殺之追贈屯騎校尉僧愛勇冠三軍軍中並懼太宗又遣太尉司馬垣閎率衆來會步兵校尉龐沈之助裴季戍合肥初淮南人周伯符說休祐求起

義兵休祐不許固請乃遣之杖策單行至安豐收得八百餘人於淮西為遊兵珍竒所置弋陽太守郭確遣將軍郭慈孫擊伯符於金丘𤍠又遣中兵參軍杜叔寶助之慈孫等為伯符所敗並投水死太宗以伯符為驃騎參軍叔寶本謂臺軍停住歷陽不辦進順等至無不瓦解唯齎一月日糧既與勔相持軍食盡報叔寶送食叔寶乃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五千精兵防送之勔聞之軍副呂安國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

半相持既久彊弱勢殊苟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頼在彼糧將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寳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勔以為然乃以疲弱守營簡選千百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黄回等間路出順後於横塘抄之安國始行計叔寳尋至止齎二日熟食食盡叔寳不至將士並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寳果至以米車為函箱陣叔

寶於外為遊軍幢主楊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安國同等相會仲懷部曲並欲退就叔寶幷力擊安國仲懷曰賊至不擊復欲何待且統軍在後政三二里間比吾交手何憂不至即便前戰回所領並淮南楚子天下精兵衆力既倍合戰便破之於陣殺仲懷仲懷所領五百人死盡叔寶至而仲懷及士卒伏尸蔽野回等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軍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奔走安國即復夜往燒米車驅

牛二千餘頭而還劉順聞米車見焼叔寶又走三月一日夜衆潰奔還壽陽仍走淮西就常珍奇勔於是方軌而進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勔與諸軍分營城外黄田立航渡肥水叔寶遣馬步三千欲破航幷柵斷小峴埭回擊大破之焚其船柵休祐與琰書曰君本文弱素無武幹是遠近所悉且名器清顯不應復有分外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劫於凶豎不能守節今大軍長驅已造城下勢孤援絶禍敗交至顧昔情款猶有惻然聖

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殺遐邇所聞顧琛
王曇生等皆軍敗迸走披草乞活尚蒙恩恕晏處私門
今神鋒所臨前無横陳况窮城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
固乎若開門歸順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小大並保榮爵
何故苟困士民自求虀膾身膏斧鑊妻息并盡老兄垂
白東市受刑耶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皎日上又遣
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勔又與琰書曰昔景和凶悖行絶
人倫昬虐險穢諫諍杜塞遂殘毁陵廟芟刈百僚縱毒

窮凶靡有紀極于時人神回遑莫能自保中內士庶咸顧一匡予職在直衛目所備覩主上神機天發指麾克定橫流塗炭一朝太平扶危拯急實冠終古而四方持疑成此乖逆資斧所臨每從偃簡足下以衣冠華胄信槩夙昭附戾從違猶見容養賢兄長史階升清列賢子參軍亦塞國綱間者進軍究磨計由劉順退衆閉城當時未了過蒙朝恩謬充將帥蚤承風素情有依然今皇威遠申三方蹙弱勝敗之勢皎然可覽王御史昨至主

上勑驃騎教賀兄賢子書令悉遣送百代以来未有弘恩曲宥乃至於此且朝廷方宣示大義惟新王道何容摽虛辭於士女失國信於一州以足下明識淵見想必不俟終日如其孤背亭毒弗忌屠陷者便當窮兵肆武究法極刑將恐貴門無復祭祀之主墳壟乏埽灑之望進謝忠臣退慙孝子名實兩喪沒有餘責扶力略白幸加研覽琰本無反心事由力屈叔寶等有降意前後屢遣送誠戍而衆心持疑莫能相一故歸順之計每多愆

塞嬰城愈固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義攻郭確於弋陽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西山事六月勔築長圍始合田益之率蠻衆萬餘人攻龐定光於義陽定光遣從兄文生拒之爲益之所破見殺遂圍其城定光求救於子勛子勛以定光父孟虯爲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救義陽幷觧壽陽之圍常珍奇又自懸瓠遣三千人援定光屯軍柳水益之不戰望風奔散孟虯乘勝進軍向壽陽初常珍奇遣周當垣式寳率數百人送仗與琰式寳

驍勇絶衆因留守北門乃率所領開門掩襲劭入其營劭逃避得免式寶得劭衣帽而去劭於是乃豎長圍治攻道於東南角并塡塹東南角有高樓隊主趙法進計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穨落既傷將士又使人情沮壞不如先自毀之從其言劭用草茅苞土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内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趙法進復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燃二日間草盡塹中土不過二

三寸勔乃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
壍琰戸曹參軍虞挹之造碻車𨍏之以石車悉破壞初
廬江太守王子仲棄郡奔尋陽廬江人起義休祐遣員
外散騎侍郎陸悠之助之劉胡遣其輔國將軍薛道標
渡江煽動羣蠻規自廬江掩襲歷陽悠之衆弱退保譙
城司徒建安王休仁遣參軍沈靈寵馳據廬江道標後
一日方至悠之自譙城來會因與道標相持七月龐孟
虯至弋陽勔遣呂安國垣閎龍驤將軍陳顯達驃騎參

軍孟次陽拒之孟虯軍副呂興壽與安國有舊率所領降安國進軍破孟虯於蓼潭義軍主陳肫又破之於汝水孟虯走向義陽義陽已為王玄謨子曇善起義所據乃逃於蠻中淮西人鄭叔舉起義擊常珍奇以為北豫州刺史八月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一人聞孟虯敗並開門出降勔因此又與琰書曰柳倫來奔具相申述方承足下迹纏穢亂心秉忠誠惆默窮愁不親戎政去冬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進非社稷宗臣退無

顧命寄託朝廷既不偏相嫌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祚已舉城歸順龐孟虯又繼迹奔亡劉胡困於錢溪袁顗欲戰不得推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十六擁徒百萬仲春以來無戰不北摧陷殄滅十無一二南憑袁顗弱卒北恃足下孤城以玆定業恐萬無一理方今國網疎畧示舉宏維比日相白想亦已具矣且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攜手相捨非有怨恨也了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

之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救之人猶當不為其
事況復足下少祖名教疾沒世無稱者耶所以復有此
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為茂草兼傷貴門一日屠滅足
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以禍福先遣咫尺
之書表達誠款然後素車白馬来詣轅門若令足下髮
膚不全兒姪彫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華寧
復多白薛道摽猶在廬江劉胡又分兵揚聲向壽陽及
合肥勔遣許道蓮馳赴合肥助裴季文又遣黄回孟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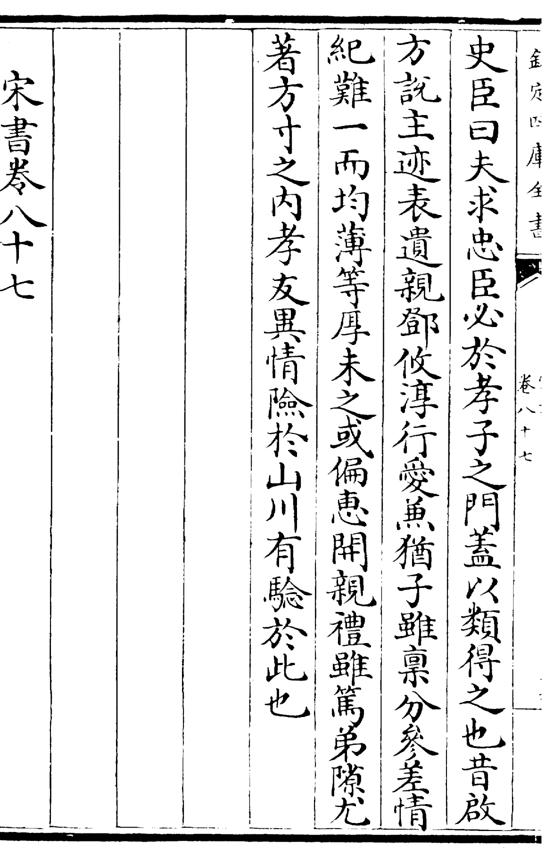
陽及屯騎校尉段佛榮武衛將軍王廣之繼之道摽率其黨薛元寳等攻合肥劻所遣諸軍未至為道摽所陷季文及武衛將軍葉慶祖力戰死之劻馳遣垣閎總統諸軍攻合肥是月劉胡敗走尋陽平定太宗遣叔寳從父弟季文至琰城下與叔寳語説四方已定勸令時降叔寳曰我乃信汝恐為人所誑耳叔寳閉絶子勛敗問有傳者即殺之時琰子邈東在京邑繫建康太宗送邈與琰令説南賊已平之問自建康出便防送就道議者

以為宜聽邈與伯父瑗私相見不爾無以解城内之惑不從邈至叔寶等果疑守備方固十月薛道摽突圍與十餘騎走奔淮西投常珍奇薛元寶歸降先是晉熙太守閻湛之據郡同逆至是沈靈寵自廬江攻之湛之未知尋陽已敗固守不降靈寵乃取諸將破劉胡文書置車中攻城偽敗棄車而走湛之得書大駭其夜奔逃十一月常珍奇乞降虜不見納又求救於索虜太宗即以珍奇為司州刺史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虜亦遣偽帥

張窮竒騎萬匹救之十二月虜至汝南珍竒開門納虜
淮西七縣民並連營南奔劉順之亦棄虜歸順南賊降
者太宗並送琰城下令與城内交言由是人情沮喪琰
將降先送休祐内人出城然後開門時琰有疾以板自
輿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勔並撫宥無所誅戮自將帥以
下財物資貨皆以還之纎毫無所失虜騎救琰至師水
聞城陷乃破義陽殺掠數千人而去垣式寳尋復反叛
投常珍竒以平琰功劉懐珍封艾縣侯食邑四百戸垣

閬樂鄉縣侯孟次陽攸縣子王廣之蒲圻縣子陳顯達彭澤縣子呂安國鍾武縣子食邑各三百戶黄回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戶送琰及偽節還京都久之為王景文鎮南諮議參軍無少府泰豫元年除少府加給事中後廢帝元徽元年卒時年五十九琰性和雅靜素寡嗜欲諳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為城内所懐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淵並與之友善云

史臣曰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以類得之也昔啟方訖主迹表遺親鄧攸淳行愛兼猶子雖稟分參差情紀難一而均薄等厚未之或偏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内孝友異情險於山川有驗於此也



宋書卷八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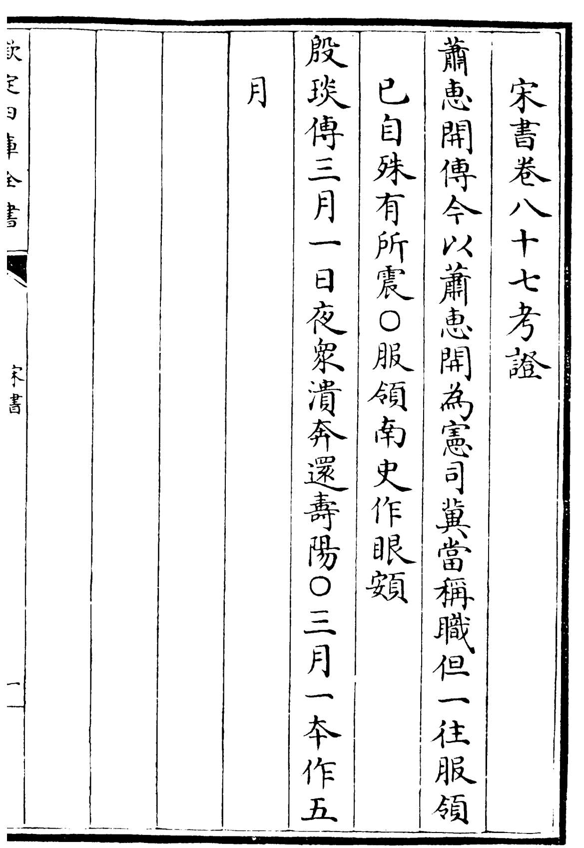
宋書卷八十七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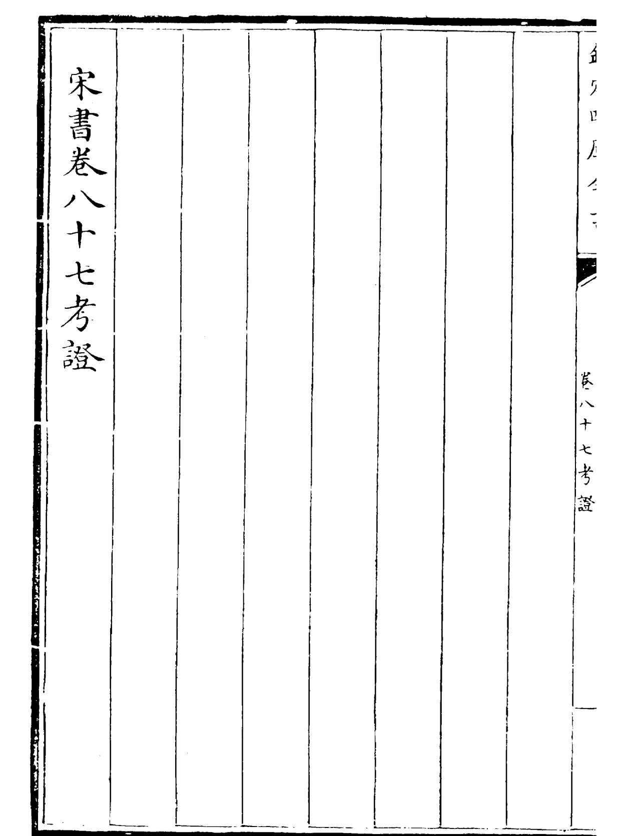
蕭惠開傳令以蕭惠開為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服領

已自殊有所震○服領南史作眼頞

殷琰傳三月一日夜衆潰奔還壽陽○三月一本作五

月





宋書卷八十七考證

宋書卷八十八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四十八

薛安都 沈文秀 崔道固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為彊族同姓有三千家父廣為宗豪高祖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索虜使助秦州刺史北賀汨擊反

胡白龍子滅之由是為偽雍秦二州都統州各有刺史都統總其事元嘉二十一年索虜主拓跋燾擊芮芮大敗安都與宗人薛永宗起義永宗營汾曲安都襲得弘農會北地人葢吳起兵遂連衡相應燾自率衆擊永宗滅其族進擊葢吳安都料衆寡不敵率壯士辛靈度等棄弘農歸國太祖延見之求北還構扇河陝招聚義衆上許之給錦百疋雜繒三百疋復襲弘農虜已增戍城不可克葢吳又死乃退還上洛世祖鎮襄陽板為揚武

將軍北弘農太守漸彊盛安都乃歸襄陽從叔沈亦同歸國官至綏遠將軍新野太守二十七年隨王誕版安都為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陜率步騎居前所向克捷事在元景傳軍還誕版為後軍行參軍二十九年除始興王濬征北行參軍加建武將軍魯爽向虎牢安都復隨元景北出即據關城期俱濟河取蒲坂會爽退安都復率所領隨元景引還仍伐西陽五水蠻世祖伐逆轉參軍事加寧朔將軍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四月十

四日至朱雀航横矛瞋目叱賊將皇甫安民等曰賊弒君父何心事之世祖踐阼除右軍將軍五月四日率所領騎為前鋒直入殿庭賊尚有數百人一時奔散以功封南鄉縣男食邑五百戶安都後征關陜至臼口夢仰頭視天正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為大司馬參軍犯罪為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矟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

元景元景遥問薛公何處去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令詣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乃紿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復追呼之别宜與卿有所論令下馬入車既入車因責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雖復人士庾淑之亦何由得知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為朝廷勲臣宜崇奉法憲云何放恣輒欲於都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以相宥因載之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

直免官孝建元年復除左軍將軍二月魯爽反叛遣安都及冗從僕射胡子反龍驤將軍宗越率步騎據歷陽爽遣將鄭德玄戍大峴德玄使前鋒楊胡與輕兵向歷陽安都遣宗越及歷陽太守程天祚逆擊破之斬胡與及其軍副德玄復使其司馬梁嚴屯峴東安都幢主周文恭晨往偵候因而襲之悉禽賊未敢進世祖詔安都留三百人守歷陽渡還採石遷輔國將軍竟陵內史四月魯爽使弟瑜率三千人出小峴爽尋以大衆阻大峴

又遣安都步騎八千度江與歷陽太守張幼緒等討爽安都軍副建武將軍譚金率數十騎挑戰斬其偏帥幼緒恇怯輒引軍退還安都復還歷陽臧質久不至世祖復遣沈慶之濟江督統諸軍爽軍食少引退慶之使安都率輕騎追之四月丙戌及爽於小峴爽自與腹心壯騎斷後譚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累世梟猛生習戰陳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

云關羽之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為侯增邑五百户并前千户時王玄謨距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為支軍賊有水步營在蕪湖安都遣將呂興壽率數十騎襲之賊衆驚亂斬首及赴水死者甚衆義宣遣將劉諶及譚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譚金三歷賊陣乘其隙縱騎突之諸將係進是朝賊馬軍發蕪湖欲來會戰望安都騎甚盛隱山不敢出賊陣東南猶堅安都横擊陷之賊遂大潰安都隊主

劉元儒於艦中斬湛首轉太子左衛率大明元年虜向無鹽東平太守劉胡出戰失利二月遣安都領馬軍北討東陽太守沈法系水軍向彭城並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上戒之曰賊若可及便盡力殄之若度已回可過河耀威而反時虜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安都當向左城左城去滑臺二百餘里安都以去虜鎮近軍少不宜分行至東坊城遇任榛三騎討擒其一餘兩騎得走任榛聞知皆得逃散時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

能遠追安都法糸並白衣領職坦繫尚方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所在皆棘榛深密難為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為民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加散騎常侍七年又加征虜將軍為太子左衛率十年終世祖世不轉前廢帝即位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永光元年出為使持節督兗州諸軍事前將軍兗州刺史景和元年代義陽王昶督徐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太宗即位進號安北將軍給鼓吹一

部安都不受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初安都從子索兒前廢帝景和中為前軍將軍直閤從誅諸公封武安縣男食邑三百户太宗即位以為左將軍直閤如故安都將為逆遣密信報之又遣數百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泰始二年正月索兒光世並在省安都信催令速去二人俱自省逃出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皆同反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琁三軍道固

遣子景徵傅靈越領衆並應安都彌之等南出下邳靈越自太山道向彭城時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城起義索兒率靈越等攻之安都使同黨裴祖隆守下邳城彌之等至下邳改計歸順因進軍攻祖隆僧琁不同率所領歸安都索兒聞彌之有異志舍睢陵馳赴下邳彌之等未戰潰散並為索兒所執見殺時太宗以申令孫為徐州代安都令孫進據淮陽密有反志遣人告索兒曰欲相從順而百口在都可進軍見攻若戰敗被執家人

可得免禍索兒乃遣靈越向淮陽令孫出城爲相距之形既而奔散北投索兒索兒使令孫説闡令降闡既降索兒執闡及令孫並殺之索兒因引軍渡淮軍糧不給掠奪百姓穀食太宗遣齊王率前將軍張永寧朔將軍垣山寶王寬員外散騎侍郎張寘震蕭順之龍驤將軍張季和黄文玉等諸軍北討其年五月軍次平原索兒等率馬步五千列陳距戰擊大破之索兒又虜掠民穀固守石梁齊王又率鎮北參軍趙曇之呂湛之擊之索

兒軍無資實所資野掠既見攻逼無以自守於是奔散又追破之於葛家白鵠索兒走向樂平縣界為申令孫子孝叔所斬安都子道智大將范雙走向合肥詣南汝陰太守裴季降時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隷劉勔攻殷琰於壽陽傳靈越奔逃為廣之軍人所生禽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生送詣勔勔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禽主上皆加以曠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

乃逃命草間乎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豫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還京師太宗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時輔國將軍山陽内史程天祚據郡同安都攻圍彌時然後歸順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奉啓書詣太宗歸欵曰臣庸隷荒萌偷生上國過遇當世祖孝武皇帝過常之恩

犬馬有心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
榮實存死報今天命大歸羣迷改屬輒率領所部東骸
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
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太宗以四方已平欲示威
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之安都謂既已歸順
不應遣重兵懼不免罪乃遣信要引索虜三年正月索
虜遣博陵公尉遲茍人城陽公孔伯恭二萬騎救之永
等引退安都開門納虜虜即授安都徐州刺史河東公

四年三月名還桑乾五年死於虜中時年六十初安都起兵長史蘭陵儼密欲圖之見殺安都未向桑乾前軍將軍裴祖隆謀殺荀人舉彭城歸順事洩見誅員外散騎侍郎孫耿之擊索兒戰死及劉彌之張靈慶皆戰敗見殺並為太宗所哀追贈儼光禄勲祖隆寧朔將軍兗州刺史耿之羽林監彌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靈慶寧朔將軍冀州刺史安都子伯令環龍亡命梁雎二州之間三年率亡命數千人襲廣平執太守劉冥虬攻順陽

克之畧有義成扶風置立守宰雝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新野太守劉攘兵擊破之並禽先是東安東莞二郡太守張讜守團城在彭城東北始同安都末亦歸順太宗以為東徐州刺史復為虜所没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弟子也父劭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初為郡主簿功曹史慶之貴後文秀起家為東海王褘撫軍行參軍又度義陽王昶東中郎府東遷錢唐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武康令尚書

庫部郎本邑中正建康令坐為尋陽王鞭殺私奴免官加杖一百尋復官前廢帝即位為建安王休仁安南録事叅軍射聲校尉景和元年遷督青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時帝狂悖無道内外憂危文秀將之鎮部曲出屯白下説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土崩將至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此人性情無常猜忌特甚將來之禍事又難測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千載一時萬不可失慶之不從文

秀固請非一言輒流涕終不回文秀既行慶之果為帝所殺慶之死後帝遣直閤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方興未至太宗已定亂馳驛駐之方興既至為文秀所執尋見釋遣還京師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反叛六師外討徵兵於文秀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琁三軍赴朝廷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已同子勛遣使報文秀以四方齊舉勸令同逆文秀即令彌之等回應安都彌之等尋歸順事在安都傳彌之青州彊姓門族甚多諸宗從相合

率奔北海據城以拒文秀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並起義文秀司馬房文慶謀應之為文秀所殺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陷之乘民從弟伯宗合率鄉兵復克北海因率所領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創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曰丈夫當死戰場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中乎弟可速去無為兩亡乃見殺追贈龍驤將軍長

廣太守太宗遣青州刺史明僧暠東莞東安二郡太守李靈謙率軍伐文秀玄邈乘民僧暠等並進軍攻城每戰輒為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泰始二年八月尋陽平定太守遣尚書度支郎崔元孫慰勞諸義軍隨僧暠戰敗見殺追贈寧朔將軍冀州刺史上遣文秀弟文炳詔文秀曰皇帝前問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朕去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一門特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耶何故

背國負恩遠同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壹獨卿守窮城何所歸奉且卿百口在都兼有墳墓想情非木石猶或顧懷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諸逆郎親為戎首一不加辠文炳所具卿獨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同到軍門別詔有司一無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非惟戮及弟息亦當夷卿墳壟既以謝齊土百姓亦以勞將士之心故令有詔三年二月文秀歸命請辠即安本任先是兾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逆為土人起義

所攻與文秀俱遣信引虜虜遣將慕輿白曜率大衆援之文秀已受朝命乃乘虜無備縱兵掩擊殺傷甚多虜乃進軍圍城文秀善於撫御將士咸為盡力每與虜戰輒摧破之掩擊營砦往無不捷太宗進文秀號輔國將軍其年八月虜蜀郡公拔式等馬步數萬人入西郭直至城下文秀使輔國將軍垣諶擊破之九月又逼城東十月進攻南郭文秀使員外散騎侍郎黃彌之等邀擊斬獲數千四年又進文秀號右將軍封新城縣侯食邑

五百户虜青州刺史王隆顯於安丘縣又為軍主高崇仁所破死者數百人虜圍青州積久太宗所遣救兵並不敢進乃以文秀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静為輔國將軍統高密北海平昌長廣東萊五郡軍事海道救青州文静至東萊之不其城為虜所斷遏不得進因保城自守又為虜所攻屢戰輒尅太宗加其東青州刺史四年不其城為虜所陷文静見殺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軍士卒為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鬬甲胄生蟣虱五年正

月二十四日遂為虜所陷城敗之日解釋戎衣緩服靜坐命左右取所持節虜既入兵刃交至問曰青州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因執之牽出聽事前剥取衣服時白曜在城西南角樓裸縛文秀至曜前執之者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曜命還其衣為設酒食鏁送桑乾其餘為亂兵所殺死者甚衆太宗先遣尚書功論郎何如真選青州文武亦為虜所殺文秀在桑乾凡十九年齊之永明四年病死時年六十一

崔道固清河人也世世祖世以幹用見知歷太子屯騎校尉左軍將軍大明三年出為齊北海二郡太守民焦恭破古冢得玉鎧道固檢得獻之執繫恭入為新安王子鸞北中郎諮議參軍永嘉王子仁左軍司馬景和元年出為寧朔將軍冀州刺史鎮歷城泰始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又進號征虜將軍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同逆上即還道固本號為徐州代之道固不受命遣子景微軍主傅靈越率衆赴安都既而為土人起義所攻屢戰失利

閉門自守㑹四方平定上遣使宣慰道固奉詔歸順先是與沈文秀共引虜虜既至固守距之因被圍逼虜毎進輒為道固所摧三年以為都督兾青兖幽并五州諸軍事前將軍兾州刺史加節又進號平北將軍其年為虜所陷被送桑乾死於虜中

史臣曰春秋列國大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後去唯邾莒三臣書以叛人之目蓋重地也安都勤王之略義闕於藩屏以地外奔罪同於三叛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為

梗其此之謂乎

宋書卷八十八

宋書卷八十八考證

薛安都傳使助秦州刺史北賀泊擊反胡白龍子滅之○泊一本作汨白監本誤曰今改正

元景慮其不可駐乃紿之○駐字連上句南史駐乃作駐車是駐字連下句

義宣遣將劉湛及譚○湛南史作諶

沈文秀傳慕輿白曜率大衆援之○慕輿南史作慕容

宋書卷八十八考證